

為什麼我們離父母越來越遠？

假期期間，網上出現了一個話題：我懷念小時候，放假和父母一起過的日子。

話題里，人們吐槽與父母的無法溝通，有句話很戳心：“小時候，我們和父母無話不說；長大後，卻變得無話可說。”

有位朋友曾與我說過一件事，我記了很久。

去年朋友的媽媽生病，住院半個月後她才知道。朋友說，她永遠忘不了自己趕到醫院後，剛看到母親的樣子。

母親沒有驚喜，也沒有開心，只是默默擦起了眼淚，像做錯了什麼事。又怪丈夫多嘴非要告訴女兒，倔強地說自己根本沒有多嚴重，還一個勁兒地催她早點回去：“對不起啊，就誤你工作了。”

那一瞬間，朋友再也忍不住眼淚，在心里罵了自己一萬遍。

年輕人的生活常態就是忙吧，忙到工作、友情、愛情通通需要應付，唯獨父母可以想都不想地忽略；忙到從不吝嗇對身邊的人花時間，卻連媽媽的一條語音都擠不出時間聽完。

我們與父母的疏遠，有時候是從“一個忘了問，一個不敢說”開始的。慢慢地，父母都變成了最“懂事”的孩子。不打擾，是父母給我們最心酸的溫柔。而我們，真的有那么忙嗎？

2

看過一則公益廣告。一個兩鬢斑白的老人去求職，他談吐不凡，一聽就知道是知識分

子，但他想要的，不是什麼管理層，而是一個最基層的實習生位子。

面對面試官的不解，老人坦言道：因為自己過時了，不再被女兒需要了。他去營業廳幫女兒繳費，卻發現賬單已經通過網絡自動扣費了；他怕女兒淋雨，坐了很久的公交給女兒送傘，女兒卻早就叫了網約車到家。老人苦笑着說：“小時候啊，女兒總夸我是超人，現在啊，女兒長大了，不需要爸爸這個過時的超人了。”

因此，他才決定重新進入社會，跟上這個急匆匆的時代，看懂女兒的世界，做回女兒眼中的“超人爸爸”。

是啊，我們的父母都“過時”了。他們不懂網紅，不懂電商，不懂段子和流行梗，不能理解我們的世界。而我們呢，忙着涌進時代潮流的那扇門，卻等不及給父母留一扇窗。但其實，他

們一直在追趕我們的步伐，拼盡全力。

我們與父母的疏遠，有時是從“一個追不上，一個等不及”開始的。而我們，真的有那么急嗎？

3

到了一定年紀，父母好像都會自動開啓“嘮叨”模式，我的爸媽也是。每次長假默在家里的最後一天，就是他們密集式嘮叨的日子：“這些做好的菜都帶上，微波爐熱一下就可以吃”，“工作再忙也別熬夜……”

而我，總是像已經到了“容忍”的臨界點，下意識地反

感道：“都能買到的”，“知道了知道了”，“你好啰嗦啊”。以往每次，父母都會劈頭蓋臉地罵我不知好歹，而這幾年，他們竟不再強求，默默地轉身離開。



對我們而言，成長就是能證明自己不再需要父母。而對父母而言，衰老也是從這一刻開始的。

父母的確總是在催，因為在他們眼里，我們永遠是孩子。可是他們每一聲催促，也都是一句擔心：擔心你安穩下來的速度，趕不上他們老去的速度。所以，他們催自己守護你的時間再多一點，催你把自己照顧得再好一點。而這份溫柔的心，我們拒絕起來毫不留情。

我們與父母的疏遠，有時就是從“一個總在催，一個總嫌煩”開始的。

4

有人說，所謂成長就是一個漸行漸遠的過程。

我們為什麼離父母越來越遠？那是因為我們給予父母的，實在太少太少。

成年人奔忙於生活，忘了時光最初的模樣，但總有一天你會發現，父母是我們花心思、花時間最少卻最愛我們的人。

看過一道“親情計算題”：“假設你的父母現在是60歲，余下壽命是20年，你沒有和父母同住，你每年見到他們的天數大概是6天，每次相處時間大概11小時；那麼，你和父母可以相處的日子只剩1320小時，也就是55天。”

這55天，就是我們所謂的“來日方長”。時間太瘦，指間太寬。總有些時光，你還來不及珍惜，它便將你推向了未來。

陪爸媽好好說說話吧。別吝嗇你的時間，別給自己太多的任性。別空留了遺憾。

上比與下比

古人早說過：當你騎的是一頭笨驢，羨慕別人騎的是八尺的肥馬，別人步履輕快，很快就超越到你的前面。這時你只要回頭看看，還有赤着腳趾、挑着重擔，遠遠跟在後頭的樵夫，你就氣憤全消。

但是有人偏不這樣看，姚合有一首詩道：曉上上方高處立，路人羨我此時身。白雲向我頭上過，我更羨他雲路人！

原來自己在上方立着，正受到腳下路人的羨慕，哪知一陣白雲從高處飄過，想青霄的雲路上更有飛黃騰達的人，使自己原先的得意，霎時化為烏有，心里全不是味道，姚合這樣的人，真是何苦呢？

所謂“人比人，氣死人”就是指姚合這一類喜歡“往上比”的人。古來的聖哲教人“見賢思齊”，何嘗不主張“往上比”，不過往上比的是“精神、品德、學問”的層面，這方面的淺深高下，自己不該不明白，精神的天空是無窮的，鸚鵡中的鶴，雖然卓然獨立，但是飛得高的還有鶴，鶴之上還有大鵬，其上更有千仞的翔鳳。精神的層面，只有智者會自覺太少，愚者才自覺太多，覺得太少的所以智慧日增，覺得太多的所以愚蠢日甚。

至於“物質、慾望、境遇”的層面，最好“往下比”，騎驢者的內心有餘裕，就是智慧。不然八珍九鼎，仍不滿足於甘飴適口；滿身錦綉，仍不滿足於光彩耀眼；欲海潮人，將永遠惶惶然感到欠缺不夠的。所以這層面，自覺夠的智者，能安分知足，是真正的富有；常覺不足的愚者，

日夜營營擾擾，是永遠的貧窮。

德業方面不滿足，才有進步；物欲方面能滿足，才有幸福。清代的劉因之，在《瀟言瑣記》中提出“學業上比，境遇下比”的想法，是處世的金針，他說：

處學問取上等人自厲，則終身無有餘之日。

處境遇取下等人自況，則隨地無不足之時。（作者：黃永武）



做人不黑心、不愛佔人便宜、不常常去麻煩人家，那麼人緣便好了。

人緣好並不需要好的口才，也不需要乖巧，亦不需要滿臉笑容，那些都是表面的討好功夫而已，日子久了便不靈。有些同事和朋友，話既不多，又不曾見風使舵，笑容亦沒有大贈送，人緣卻硬是好。無他，日久見人心，大家都領會到他們的誠懇：良心好，肯助人而不愛麻煩人，雖然並不口齒伶俐，一樣為友人傾心喜愛。

有些人，良心是好了，但卻太過以自我為中心。開口閉口說的都是他個人的問題，他不開心便要全人類都愁地慘，食不下咽；他開心時便要全人類都聆聽他開心的前因後果，不管你剛死了條心愛的狗，正在傷心，他也要你陪他開心。這種人，是肯幫助朋友的，不過單是應酬他的喜怒哀樂，也十分費時間，所以這種人的人緣不算頂好，也不出奇。

亦有些人，本來沒什麼，偏就是貪心，愛佔小便宜，老是有免費飯便自跟着去吃，不用邀請；看上了人家的小玩意便暗示想要，其實他要了也未必有用，朋友給了他亦未必有損失，只不過人家心里不舒服，不高興“奉旨”有飯必要帶他去吃，他看上的東西必定要給他而已，正

如有位朋友說：“一切都像奉了旨似的便沒意思了。”朋友車馬輕裘與共，本是件溫馨的事，但那要對方自動表示非與你分享不可才行。你若暗示要卻大大失了共享的味道了，貪便宜的人自然人緣不佳。

短線來說，乖巧的人人緣好，不過長線來說，沒東西勝過過良心好、誠懇、不自私、不貪便宜和不自以為為中心。摩登社會的人是機靈的，表面上公關公關，其實每個人都心里有數，都知道誰會是長線的真朋友。有些人表面冷漠，常被誤會是驕傲，其實他們是擇友太認真了一點，對友誼也太理想化了一點，除非不相交，相交必相知，有點執着，又有點害羞而已，心倒是一樣熱的。（作者：林燕妮）

人緣



1979年，剛剛開放不久，住在美國的我，就興沖沖地想幫父親找他失散了43年的家人。對我這個念頭，一向被母親譏為木頭人的父親，反應並不熱烈，只木木地回應：“別麻煩了，讓他們永遠活在我心中吧……”緊接着他在越洋電話中長嘆一聲，就不再言語了。我猜他又是眼神好遙遠，好飄忽地望着無際的天空……父親說他在16歲時，也就是在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發生後，跟着學校離開老家山東聊城，做起了流亡學生，以後就再也沒有回過家見過父母。

“勝利後，你怎麼不趕快回家呢？”聽故事的我搖着父親問。

父親回答：“我正在沙坪壩中央大學念大四，要先去南京校本部把書念完呀！”

“那念完書後就趕快回家啊！”我焦急地說。

“唉！誰知那時家鄉成了個名詞，回不去啦！”父親繼續說故事。

“1946年秋天，我一到山東青島，就焦急地打聽聊城的消息，但家鄉的消息根本傳不出來。到了1947年底，聽說國民黨的軍隊已經棄守，有位堂兄從聊城逃到濟南，我就兼程由青島趕去濟南會面。但這堂兄勸我先別急着回去，因我去過重慶，恐會拖累家人。所以望着近在咫尺的聊城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！就在此時，膠濟鐵路即將被攔腰切斷，再就攔就回不了青島。當時真是急得我捶胸頓足、扼腕興嘆！但也只有一步一回頭地上了回青島的火車。”

“那後來呢？”我急急追問父親。

“後來……誰料得到當時國民黨的軍隊會兵敗如山倒？後來……不就和妳媽逃到台灣來，就再也回不去啦！”

故事就說到這兒，父親長嘆一聲，不再言語了。他的眼神好遙遠、好飄忽地望着無際的天

空……雖然父親不再言語，我卻在他的眼神中讀到他因一時猶豫所造成的錐心蝕骨的痛與自責。所以打那時起，我就暗暗下決心，將來要幫父親找他的家人。

1981年，我不顧父親的木然，悄悄託人在

木頭人與空碗

山東聊城發起尋人啟事。

剛開始登報，我也沒抱太大的希望，誰知半年後就收到了一封山東聊城蔡莊寄來的信。我拆信的手哆哆嗦嗦地抖個不停……信上捎來天大的好消息，說爺爺奶奶還活着，要父親儘快回鄉見上一面。我正狂喜狂喊時，不經意瞄到信尾這自稱是父親堂侄兒的蔡寶意寫的一行小字：我們這位堂叔本名應是蔡寶光，在家里還有一個等了他快一輩子的媳婦劉金娥……看到這兒，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全身起雞皮疙瘩，好似有無數的電流通過，上下不停地顫抖……顫抖……這么多年來我終於明白，每次提起爺爺奶奶，父親總是沉默不語、悵然長嘆的



原因了；也終於明白母親總是譏諷父親是個一個字兒也蹦不出來的“木頭人”的苦悶。這少小離家老大不回的痛，加上隱瞞曾做小丈夫的苦，幾十年來就像石磨般一再地蹂躪着父親的心，也難怪他被折磨成木頭人哪！

這封家書，讓父親背上了對婚姻不忠的原罪，讓母親在一夕之間成了小娘，讓父母原本就不和的婚姻掀起了滔天巨浪。我望着那滿懷期待卻闖下大禍的家書，不知心中該怨誰。

發瘋了一百多天的母親終於安靜下來。到底1948年初，父親來到自家門口卻沒有進去，除了逃避內戰，也為逃一樁他不要的婚姻。對婚姻，他早做了抉擇，聰明的

母親該明白吧。

於是我勸父親趕快經美國轉赴大陸探親。但因台灣當局的嚴厲警告，父親堅持不敢走這條線路，我們也只有眼巴巴地等到1987年，台灣當局終於開放兩岸觀光了，這才急吼吼地經

香港、北京直奔山東聊城蔡莊。

當一群小輩簇擁出來一個滿面風霜，雙腳被纏過又放開，走起路來顛顛巍巍，看起來比父親大上十歲的鄉下農婦時，父親完全不認人地問：“你是誰啊？”那農婦沙啞着聲，有些面腆地說：“我是劉金娥啊！”父親愣了一下，先看了母親一眼，然後焦急地問她：“咱父親母親還活着嗎？”劉金娥不答話，請大家走進屋裏，往前一指，兩張遺像赫然擺在供桌上，奇怪的是，供桌上還放着一個早就被歲月洗褪了釉的空碗。

蔡莊的人是怕父親不回來，才撒下瞞天大謊。原來爺爺早在20年前就過世了，而奶奶是在1981年才撒手人寰的。劉金娥說：“我們娘……”她怯生生地看了眼母親，改口說：“你娘生前每次開飯，都要放這個空碗在桌上，說這碗是你當年，也就是你16歲那年，有天夜里突然從學校回來，喝了碗小米粥的碗。你這一去就像斷了線的風箏，完全沒了音信。但你娘一直相信你還活着，她說你一定會活着回來看她的……”我大媽一面擦眼淚，一面指着供桌上和爺爺奶奶一起痴痴地等着父親的那個空碗。

一向言語不多的木頭人父親，終於在那個似曾相識的空碗面前完全崩潰了。他忍了50年的鄉愁家恨，他那藏在心中50年的自責與痛苦，終於像決了堤的黃河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只見他雙腿慢慢跪了下來，望着他父母的遺像，號啕大哭……在我聽來，父親的哭聲不是哭聲，而是心靈深處那從未癒合的傷口，慘遭撕裂所發出的最痛苦的哀號，是對大時代的操縱、小人物的無奈和自己的懦弱，所發出的最憤怒的吶喊。但是，無論他怎樣吶喊，又怎能喚回那50年的歲月，那倚門而待、日日期盼的雙眸，還有那兩個心靈被扭曲的女人的青春？父親心中的痛，是永遠……也拔不出來了。（作者：蔡怡）